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醫家彙編庶徵典

第一百五十五卷目錄

夢部紀事五

庶徵典第一百五十五卷

夢部紀事五

據唐錄事監李后初在側後事章獻明道章聖過關中欲就手后拂洗而前上悅其情包玉蟬典之言后奏昨夕忽夢一羽衣之十脫足從空而下云來為故子時上未有嗣聞之大喜當為汝成之是夕召幸有娠明年誕育昭慶幼年每穿履襪即令脫去皆跌步禁掖宮中皆呼為赤脚仙人蓋古之得道李君也聞見雜錄張文懿為射洪令時出城過村寺老僧于道無避過之亦必出迎文懿怪而詰之僧曰良官來則山神夜夢告某曰相公至矣一曰復往而僧不出文懿曰不出何也僧語曰神不我告也文懿以為誕使僧問其所以後夢告曰長官誤聽殺牛事天符已下不復相矣文懿驚告曰果嘗有殺牛事也該復改正則日再過寺僧復出曰昨夕山神云長官復為相明日當來但誠誓爾後文懿再入中書宋史王欽若傳契丹嘗夢神人自賜天書於泰山即密諭欽若欽若因言六月甲午不王蓋許于醴泉亭

此見黃巢現上有字不能盡錄皇城王居正見其

上有御名以告欽若既得之其威儀奉還至首肯號授中使馳奉以進其至舍方圖奉迎出所上天者再降屏瑞顯示百條欽若又言至獄下而夢神人願增建廟庭及至威雄雖舉利其神像如夢中所見因請構亭廟中封神禮成建廟節尚書秋案傳某子遊度少類信馬志于學大略杜甫詩書讀其集一夕夢見甫為詩所未見詩及覺纔記十餘字遊度足成之為佳城爾後數月卒曹光楚傳光楚從子文明字堯卿既生會敵攻百丈縣父光遠適害鄉抱兒明匿某前中得免既長官兵法善騎射從父光楚寄之補為衙內都虞候光楚擊敵於陵川戰沒光楚明奉護軍在後聞光楚死懼軍亂絕不營喪時人西來傳光楚令還軍銀州而潛與張貴入取中覆光楚尸以還葬京師路是顯名初蜀人困涼師者索不得許歸里克明以母老聞道歸李順反開克明時家于且有欲辭以官克明攜母還山谷後止神祠中夢有人吐之起慨覺而去取果至及賊陷州州克明募衆數萬人以迎王師遂復名山入并夾門等九縣分兵鎮蜀邛三州立七寨以邀賊復收推州斬八餘人時何承祿等走雲南蜀平提正頭供奉官蔡州兵馬監押李至孫至字履慶其父昭張氏嘗夢八仙人自天降衣于側後至之及昭張氏有物在臂中未幾生至七歲而孤獨于飛龍使者知家幼沈吟好學能屬文及長辭舉興舉進士歷官工部尚書兼知政事以日來求解改授武信軍節度

寇賊傳陳子次公汝州臨汝人初夢神人授珠吞

之而數生而眉目美秀擢進士官樞密直學士奏遣傳道為龍圖閣待制進士司郎中知杭州奉書夢神人謂曰汝位至正卿壽五十七而卒年六十四論者以爲積善所延馬元傳元通五經尤精易初七歲方醵易母夜夢嬰兒以卦進花與元吞之且曰善讀此後必貴顯元且老卒三日一誦易東軒筆錄石魯政中立事太宗為館職至真宗未年猶爲學士一夕夢朝太宗面謂以將有進用之意石謝訖將下殿不覺然有聲殿說乃原案陸子堦上及覺大異之不數日有象預之命謂日方拜起亦竟有聲殿則魚發壁地矣宋史宋庠傳庠字公序安州安陸人後徙開封之雍丘父杞書為九江掾與其妻鍾氏子適早鍾母進士授以書曰以道尔子視之小戴禮也已而庠生他日見評其君像即夢中見者庠天聖初舉進士開封試禮部皆第一歷官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遷工部尚書封昌國公

青箱雜記相國劉公沆舉舉不第天聖中將辦赴赴省試一夕夢被人砍落頭心甚恐之有鄉人爲解釋曰狀元不到十二郎做只得第一二人劉公因詰之曰聖欲即頭爾況在棄蓋兩宮謂項為沆前劉公首後里第二及第建寧府志章訕謂城人天聖中武勝節上蘇有章拜者亦預計偕悉夢人告曰建州章天和中作狀元汝必登第杜至京訪其具其夢因再三舉不利廢居間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醫家典編庶徵

第一百五十卷目錄

夢部紀事五

庶徵典第一百五十卷

夢部紀事五

據唐錄事韋李后初在側後事章獻明道章聖過關中欲就手后拂洗而前上悅其情包玉蟬與之言后奏昨夕忽夢一羽衣之士脫足從空而下云來為故子時上未有嗣聞之大喜當為汝成之是夕召幸有娠明年誕育昭慶幼年每穿履襪即令脫去皆跌步禁掖宮中皆呼為赤脚仙人蓋古之得道李君也聞見雜錄張文懿為射洪令時出城過村寺老僧于道無避過之亦必出迎文懿怪而詰之僧曰良民來則山神夜夢告某曰相公至矣一夕日復往而僧不出文懿曰不出何也僧語曰神不我告也文懿以為誕使僧問其所以夜夢告曰長官誤聽殺牛事天符已下不復相矣文懿驚告曰果嘗有殺牛事也該復改正則日再過寺僧復出曰昨夕山神云長官復為相明日當來但誠符爾後文懿再入中書宋史王欽若傳契丹嘗夢神人告賜天書於泰山即密諭欽若欽若因言六月甲午不王蓋許于醴泉亭

此見黃巢見上有字不能盡錄皇城王居正見其

上有御名以告欽若既得之其威儀奉還至首肯號授中使馳奉以進其至舍方圖奉迎出所上天者再降屏瑞顯示百條欽若又言至獄下而夢神人願增建廟庭及至威雄雖舉利其神像如夢中所見因請構亭廟中封牌禮成進獻部尚書欽若傳某夕夢見甫為諸世所未見詩及覺纔記十餘字遲度足成之為佳城篇後數月卒曹光楚傳光楚從子文昭字堯卿既生會敵攻百丈縣父光遠適害鄉抱兒詣匿某廟中得免既長官兵法善騎射從父光楚寄之補為衙內都虞候光楚擊敵於陵川戰沒光楚明將護軍在後聞光楚死懼軍亂絕不營喪隔人西來傳光楚令還軍銀州而潛與僕僕貴入取少獲光楚尸以還葬京師路是顯名初蜀人聞京師者盡不得還鄉里克明以母老聞道歸李順反開克明將家子且有欲幹以官克明攜母還山谷後止神祠中夢有人吐之起慨覺而去取果至及賊陷州州克明募衆數萬人以迎王師遂復名山火井寺等九處分兵鎮蜀邛三州立七寨以邀賊復收推州斬八千餘人時許何承祿等走雲南蜀平播頭供奉官蔡州兵馬監押李至孫至言後幾定人而張氏嘗夢八仙人自天降衣手劍使召之及至猶有物在臂中未幾生至七歲而孤獨于飛龍使者知家幼沈靜好學能屬文及長辭學典章進士歷官工部尚書兼知政事以日來求解改授武信軍節度

寇賊傳陳子次公汝州臨汝人初夢神人授珠吞

之而數生而眉目美秀播進士官樞密直學士奏道傳進為龍圖閣直學士郎中知制誥奉書夢神人謂曰汝位至正卿壽五十七而卒年六十四論者以爲積善所延馬元傳元通五經尤精易初七歲方醵易母夜夢見老平三日一誦易東軒筆錄石魯政中立事太宗為節戰至真宗未半猶爲學士一夕夢朝太宗面諭以將有通之靈石謝說將下殿不覺驚然有聲願說乃原案陸子堦上及覺大異之不數日有象預之命諱曰方拜起亦竟有聲願則魚發壁地矣宋史宋庠傳庠字公序安州安陸人後徙開封之雍丘父杞書為九江掾與其妻鍾氏子適早鍾母進士授以書曰以道尔子視之小戴禮也已而庠生他日見評其君便即夢中見者庠天聖初舉進士開封試禮部皆第一歷官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遷工部尚書封昌國公

青箱雜記相國劉公沆舉舉不第天聖中將辦裝赴省試一夕夢被人砍落頭心甚恐之有鄉人爲解釋曰狀元不到十二郎做只得第一二人劉公因記之曰聖欽即頭落況在襄蓋南宮謂項為沆前劉公首後里第二及第建寧府志許浦城人天聖中試禮部上議有姦非者亦預計偕恐人告曰建州章天和中作狀元汝必登第扞至京訪其具其姦惡因再三舉不利廢居間

復到省垣詩子邑之涪州嶺壁巖上云十年三上未
見科此去行期書錦過上黨有人傳預兆學生頭角
見天和遂于賈賈榜中第並結二年新子衡作大魁
拈是年始得奉命親視官生涪州長史黑遠左光祿
大夫

宋史蘇軾王復猷俱人天聖末累舉未第一夕夢
紫衣吏召至一宮門守衛甚嚴揖入升殿對拜者崇
衣金帶年三十許禮甚恭既坐詞甚遜僞後秘記其
年月復閑于藩屋久之推恩五舉得別出身登仕
又二十餘年且七十始為尚書員外郎終乞身以
去故人咸止之會英廟入繼高皇帝世臣屬公為官
儉赴皇子位門閣守衛如夢中及升殿拜揖則衣
冠儀貌亦與夢中無異歸觀歷中所記乃英廟所生
時也侍讀官邸亦及期年英廟即位遂登侍從
宋史英宗本紀明道元年生于宜平坊第初濮王男
兩龍與日並耀以永承之及帝生赤光滿室或見黃
龍游光中

青箱雜記馬壽書亮知江寧府秩滿將代一夕夢吉
上生毛有僧解之曰舌上生毛剃不得尚書當再任
已而果然

劉即中滋舉不第年餘四十始遂登科嘗夢有人
揭頂滿籃已吞之滋有難色其人曰但任意吞看
無損期茲不得已吞至十四顆其印皆額額見于腹
中夜果歷十四任終

韓魏公應舉時夢打毬一棒十八時魏公時年僅弱
冠一上登科則一棒十八之應也

蘇軾密排各名賈舉時夢至官府澤澤深遠報

若輩人大庭上有抄錄人名一卷意以為榜題覽無
名偶視第二名下有空白處并欲舉之空人語曰
無插實有排排榜中即據排是實果第二名因夢
得

丁咸序應舉時夢唱名已過續有一龍蜿蜒騰上又
有一路紀之不知其然比唱名有龍起榜起二人
在其後

鄉人郭國應舉時夢行道之步步皆拾黑豆一掬
不知其然其是夢鄉薦乃伯父郭中紀憶其多路費以
聘勢贈之遂資路問請以抵京師步步拾黑豆之應
也於此微運而騰騰已兆於夢則其人賦分可知後
國應竟老場屋不沾一命

鄉人朱應舉景祐中舉進士夢進棧板而弗成是
歲止舉有不及第晚過推恩長史出身榜不全之應
也

宋史文苑傳楊雲字善賢之弟少有倚才應歷二
年京師試讀于監諸部官第一既試應放殿帝臨軒
啓封見名喜動於色謂輔臣曰楊某也遂擢第一公
郡稱賢為得人授著作監丞遷判續州未至官持母
喪病卒特詔賜恤其家先是其友夢其作續州山
人真自謂繼世世四冠多士山人無輩位之稱我其
終是乎已而果然

涇水燕談錄王彥祖初名元宗應舉年方麗冠
試應天以望不以文賦應舉策舍一人告之曰今年
未嘗中第蓋祖兄不中且黃之曰子未嘗見乎程文
又未始知子月何從而知未中第其人笑曰君若
中選始題天字在下君當三中選皆終今題天字在

上第二字是以知其未也及唱名果不預選次果
試不利于禮部八月再預選試書珍家天地賦又復
黜至皇祐五年免解赴禮部前以臥疾不暇至一
大府見一人因懇求平定職命一人笑不答問來
年得失其人指面前池水曰但此頭分流若即登第
弊以為無利而池不能分流決無中第望矣久之乃
悟即為汾陽以得水分之兆及試禮部果登大第
配天賦廷試問丘梁天皆中高選其後召試學士院
又賦明王蓮子事天得帖贈者得殿中之旨也

宋史章得象傳得象字希哲居京師與諸公相
關為建州刺史遂家蒲城得象母方驚言金山遇神
人授以玉篆及生文矣後夢家庭相親知山長而好
學矣委求為人莊重進士及第應曆五年拜鎮安節
度使同平章事封鄜國公後判河南府司空致仕

聞見前錄文壽公少時從其父赴南州華官過成都
鄒公入江漢廟觀舞亭祠官接之甚勤且言其母
令酒掃祠庭曰明日有宰相來官置獄日之宰相乎
公笑曰宰相非所望若為成都督軍則至一新殿廟
中公以權繩直學士知益州聽事之三日聞江漢廟

若有為萬方經營改造中忽江漢大水數千致載流
而下盡取以爲村廟成廢社中天下

涇水燕談錄王元規歷來赴吏部題一夕夢一人
衣冠高古因訪以當受何地地早晚書八字與之
云平生一體體合三木既覺不悟意及注官河南府
河清主簿凡三木從水到官日正冬至

折異志陳元植好積陳後食肉為異其惠德為高原
之上百鳥飛鳴就食一夕夢新衣人曰汝有餘福及

物毒本不逾四十延至九十九無疾而終
南醫人儀慶有一銅像欲買牛柱金器偶有急事他
用久矣一父妻妻忽忽像曰卿夫妻負我金器久不
償今取卿兒兒以償金器至妻兒兒有疾像忽有金
色光顯四鄰皆來觀焉
聞見前錄仁安中和間不豫昏不知人者三日既愈
自言夢行荆棘中周章失措有神人從金甲自天而
下謂帝曰天以降下有仁心錫一祀之壽帝曰吾何
當歸神人曰以臣之車格相送帝登車問神人何
人曰臣所謂葛將軍者帝悟令檢案道藏果有葛將
軍主天事因增其位號于大德儀中止廟京師
隨手製錢杜常少年時號泛河至橋間有自岸而呼
者其聲高喊常見其聲始及岸人引至大木間見
偉丈夫寬服而坐人指之曰天帝也帝之常起帝召
帝與錢二百文以此賜及第人數再誦之則曰遇此
天機不可洩也帝後應舉累不第嘉祐末間成科舉
放登第者二百人常遂中甲科時英宗在諫除中水
者廟議也

柳庭傑作官江西被差檢放早以清司喻意不敢以
實庭一日宿于高明使者觀夢傳丈夫轉轉示之曰
柳庭傑放稅不實使上澤不得流行杖一百歸監數
汗液
宋史宋端傳端知廣州官至工部尚書代端平端者
夢神人告以將終官而先泰亭故端嘗畏西行及卒
則江家南本夢亭也
富鄭公諱子國河南人初母韓有娠夢旌旗鸞鳳
降其腹云有天子敕已而生端

世純仁傳純仁字季夫其始生之夕夢李夢兒腹月
中承以天霜傳之誕生純仁
張洞傳洞字知棟州軍進淮市轉運使轉工部郎中
洞在梓時夢人稱政召者既出如拜官然顧視旌旂
吏卒隨于庭至是夢之如初自以年不能未教諸子
部分家事未幾卒年四十九
段少連傳少連字希道開封人其母夢鳳集家庭
產而生少連及長其妻表則傳有識度累遷龍圖閣
直學士
劉況傳況祖崇洪吉人曰我不從彭玕幾活萬人
夜世嘗有怪者因名所居北山曰飛降山山有牛僧
露讀書堂即故基今曰曉陽堂流傳夢衣冠丈夫
曰牛僧公來已而有嫌道生流傳進士第二累遷工
部侍郎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高傑傳傑字道士持書聘聘白鹿洞主
曹叔振傳叔振字季芳之毫州無人初名醫堂之官
府見須叔振名遂名須叔振進士及第歷龍圖閣學士
陳希亮傳希亮字元西京末幾致仕卒年六十四希
亮嘗夢異人授圖而告之至是果然
黃九傳字清臣建州浦城人也母夢星須于煙樹
而得之遂有娠少奇穎通人年十五以文請翰林學
士召得舉得舉奇之遊藝殿以詩誦處士林進通元
激賞時主權知杭州奏云西國為放牛池元作詩數
百言以奉土人爭傳之九為人休儒不飾小節對人
野率如不能言者時學強記為文詞新傑舉人觀
其文為十二卷藏東渠集
程頤字世傳字簡公一女蔡崇衣持箱符其中若

幼嘗授之曰吾州陳氏不嗣所謂以問伯祖殿惠亦
莫能曉後登科有媒氏來告有陳氏求婿欲得高
科名問祖祖乃善州人又問公年少才高欲得高
家弗許伯祖曰爾輩如是豈能定矣豈可遂也強之
使就後果年復快快陳夫人賀德宜家大婚伯祖率
封大國子孫相繼繼而然
叔祖寺丞有知人之夢常聞文簡公公之夢文簡
公為著作佐郎時實文元尚少一日侍叔祖坐曰某
昨夜夢生此有一人乘輿而來索叔祖門狀後家繼
而面去坐中有一人指之曰此將來宰相也頃之文簡
公乘輿而來索叔祖門狀後登臺而出正如所說之
夢實文元曰程大富為宰相數歲已矣叔祖語曰爾
無誤後爾作相在先及文簡公為兩制實方小官及
參大政風望傾朝衆謂且夕差立俄以事罷去比三
易藩都而實已登庸方拜使相雖古之精於術者無
以過也

春浩紀聞陳秀公丞相與參政厚之同日得疾陳惡
客齋問元安否曰參政之疾當即痊矣雖小恙亦
非久世者續歸其說秀公曰某病中妄至一所金碧
煥目室間羅列寶器甚多皆以青絹幕之其題曰
元參政香飯也某問其故有守者謂某曰元公曰少
至老母食度不能盡則分減別器未嘗錢一食此寶
所貯皆其餘也世人每食不盡則恨損棄棄皆為障
刺所謂主於減節兼取無有者全元公由是此常更
延十年而卒也後數日而秀公薨元果安享壽壽
泥水燕歲儀吳文甫公室將舉其長一女夢入觀文
帝廟召升殿顧問堂後僉勞公及帝前曰韓廷壽

將象星編微典第一一百五十卷夢部

第○四八册之○二集

度爲世所知故或不及則人必以爲類我其善教如此

謝國書執中未幾有特父陳素事暫照像甚數日夕歸之夜書一紫衣僧至階前指庭之東見日初出接近而光明不可正跡後英蘭登極遂中第御名從日也

賈奕繼韓琦知秦州時臥疾數日忽發以手捧天者再其後英京衣於藩邸製神以爲東宮

談苑錄魏公書堂崔侍郎在客位及贊同客將有何官客云崔蘇尉在客位乃崔台符也台符明法出身致位通顯官制行合作尚書而只除刑部侍郎寄祿至光祿大夫後奪一官終於正議大夫正議大夫亦侍郎也

聞見前錄韓魏公繼其子孫傲郭沙關著家傳十卷只載魏公功業至英宗即位之初乃云光獻信謬謬有不平之語魏公以危言感動太后言昨夕夢甚異見道微兒却在慶寧宮魏公曰却在慶寧宮乃是聖躬復舊之兆此是好夢

宋史趙鼎傳鼎爲樞密使參知政事數以老求去既卒初拜魏公殿學士知徐州自左丞相史相尚書前此執政遷官未有也以太子少師致仕歷朝名禮當奉朝人金吾舊有趙鼎更云

渾水燕談錄薛老初爲太平令有呂同善學于孫一夕夢談南宮中高選文孫也衣冠須覓以告孫孫曰子事已無所不日取高第而某方仕州縣何事文衡兄宋太皇太后服郭熙等初呂赴禮部試孫以記注知陳院同知官最南去詳以大喜必在官等俄

又被翻大恨恨自放江南無復官意元豐初呂以五舉兄解其赴鄆鄉以疏書少監知舉向本五品服榜出呂預薦焉

春浩起呂問楚安郭周乎未弟詩夢人以詩一聯示之云舞人唱曉沈淪處黃龍傳彷彿聞郭於窗中口占續之自矜寒集千數遠寄或先待劉大類繼於余中榜登甲科初與同僚休閑以侍唱弟忽問及曉間有連聲長歌了不成詞謂不覺間其旁坐有聲之者曰此所謂華人唱曉也郭欣然松倚前詩之先定後恬於仕進官至員郎所至以清慎稱之

野客叢談孫公談圃三卷宋粹所記一日熙寧二年余侍親守官酒上時公爲肝肺主簿一日見公言發中有羽客遺詩一紙其後一何云更細與君三十載北陵原上望殘霞自言北陵殘霞非佳語也熙寧三年歲在庚戌至元符元年己卯公卒於臨江正三十載

談苑呂公簡申公之太子妃蔡國姬姬而疾將去之醫工陳蓮奏稱蔡已三鼓坐而假寐忽然躍復再震再躍方就榻覺神人被金甲持劍叱曰在脫者本朝宰相汝何人也敢以毒加害蓮懼而趨以白相國後生公別熙寧中位極樞密使

夢澤筆談元豐之少禁書人告之異日當爲翰林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書人自思素無兄弟疑此人爲不慈然熙寧中厚之陰學士同相相先後入學士院一韓持國維一陳和叔祥一邵文約紹一楊元薰韓持國之名韓五人各皆從弟希夷兄之說冷齋夜話王平熙寧學士歲後直學文館愛有人

挾之至海上見海中中央殿甚盛其中作樂笙簫鼓吹之伎甚衆過其官曰靈芝宮平甫欲與俱往有人在此側謂曰時未至且令去他日當往之至其有在覺覺時禁中已變鳴平甫則不凡爲詩記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歌宮殿說蓮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鎖來覺夢時

夢澤筆談熙寧七年嘉興僧道觀號通顯大師遊蜀萬山見一人身輕若飛絕木葉而過葉葉不動心益其異人乃指之謂道觀曰今朱朝第六帝也更後九年當有疾汝可持吾藥獻天子乃探囊出一丸指道大然色重如金錫以授道觀曰道觀升也至元豐六年夏夢老人舉之曰時至矣何不速謂爾獻藥勞中爲雷電驅逐惶惶而起徑詣秀州具述木末病假入京請尚書省獻之使人問狀以所遇對未數日果不謀乃使勾當御藥院梁從政持御香同道觀詣萬壽山求訪老人不復見乃于初遇處焚香而還

聞見前錄熙寧八年秋與士人十餘輩遊學于洛陽應春門廣愛寺塔院以待試一夕夢至殿庭唱第聖殿上女主也覺謂同舍首不曉至元祐二年秋以經行萬明年春唱名集英殿宣仁太后垂簾聽政方悟前夢驗于十五年之後果有數矣

許彥周詩話先伯父熙寧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夜夢至一處榜曰讀書館東邊有劇院東壁有詩牌云趙翼公功德院山東李白其詩曰秋風吹桂子只在此山中待得春風起應應生桂葉桂子以蒲清香何時斷只爲愛清香故就清香傳仙伯父自作記一篇書之甚詳書記李父說元豐五年自房陵召還一日

忽驚言曰清春館自後多不居世間事或默坐終日人莫敢問其曲折

季文仲山病中夢至一處府環水竹奇峰可愛賦詩云山色深如滴雨光平似磨風月不相識相逢便相得既醒而己之後數日卒

族姓考對重字信道歷舉中夢入至中見雙閣遺君

輝煌有樓櫓環峙者數百人讀書詩話曰此間文章要似鸞鳳起與織女分巧思曰天果校數亦城霞出連雲閣楊廷談入醉鄉達去路旁人應笑不違家

宋末高京傳京以資政殿學士出知漳州惠潮吉安石非替其私苦有日勿令齊年知齊年謂京也與安石同年生帝以安石為欺復名京知樞密院京以疾未至帝中夕呼左右謂曰適夢高京入朝甚慰人意乃賜京詔有渴想係朋不忘夢寐之語及人見首以所夢告焉

郭祥正傳祥正字功父太平州當塗人母夢李白而生少有詩名梅堯臣力擢名一時見而歎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復身也

范曄傳曄從祖萬年字淳甫一字夢得其生也母夢一偉丈夫被金甲入殿室曰吾漢將軍郭萬既將痛見之倏以爲名

風水燕談錄元豐中汶上葉遂一夕夢奏事殿中見御座前掛一碑金大書遂發一字意必貴兆也因改名其家明年御前進士弟南初發葉為天下第一名

賢文編一杭州夢過歐陽公於廟中廟神皆拱立曰

歐陽公生平善念及人甚衆將來太平宰相也豈敢不敬後果入中書為太政

談知承叔登為鶴鶴飛在樹上意甚快悅聞梅堯香特異未叔嘗自言上有一兄未辟而卒母哭之慟夢叔人別以一字授之曰蓬蓬身母既嫁白髮無數永叔生毛漸退落

歐陽未叔作校勘詩夢入一廟於庭下謁神與丁元珍同列而元珍在上廟前有石馬無一耳後資夷陵元珍為判官同謁黃牛廟元珍職官在縣令上廟前有石馬無一耳宛如昔夢所見焉

陳州有顯瑞廟歲時夢入廟中有榜題曰宰相蔡確確是時方舉人書訪知姓字召見之語以所夢云善自愛確後果相神字皇帝

王汾作館職作王利公意到鼓院凡四年家食俸薄累乞外任不許一夕夢神告之曰子欲得郡須求元公是時元厚之為魯和政事汾氣往歸之厚之云利公意思不婉願未可議也然利公履事不合恐旦夕出矣少俟之未幾利公果出金陵吳中郡當昌汾又廉即日得竟州到官數日尋釋此夢所謂元公乃文州也

沈嘉瑞志舊朝士門局於卒從微取一入投於海珠沈朝廷竟覺之意已後益頓運年深至配所不作遇者將本州牢城以廣好生之德神宗深然之著為定制乃賜子約之父馬數知登州日建明也後馬夢有告之者謂本無子且無壽上帝以爾諸罪人賜一子且公壽云

歐陽王利公初拜僕射提攜蔡子手曰吾止于此乎

昔年作舉人登第升一廳事人指其榜有僕射應字曰他日君當為此官公夢驗其制行擬為特選元祐初知司空李其夢之不慮也公議不拜半年方報再選又數月方報此告下公罷八日矣竟終于特選字子為子知如此

可談慈光獻后唐書神人語云太平宰相項安節也神宗求諸朝臣及通詞吏部無有此姓名者久之吳充為上相集卿生類問百藥不差一日立朝項上履知夢后見之在上曰此項安節也

墨客揮犀海州士人李慎言嘗夢至一處水殿中觀宮女意逸山陽蔡確為之傳說其事甚詳有魏德曲十餘闕詞皆清麗今為記南閩告燕黃昏暇宋休玉臨夜召月如流謂來自覺承恩醉笑情旁人認嬌桂堪恨南宮幾帝主曹觀樣畫繼觀壽如今直到抱愁處不是金輪舊日香

避賢錄話建寧公初名理直史修黃宗旦名初人見公曰君他日當以肩摩君子稱於世因便改名約己而思賢者持書示之若公稱者大書趙璧二字初弗能說又夢有夢之書者趙云祕書丞趙璧州趙璧始疑其為己乃改後名後六年登科果以祕書丞遷判海州但改字不問耳識者或曰汝字家文與海字相近公夢中或不能詳說也既神顯又夢與王文安公同人一佛寺王文安題壁云刑部郎中知制誥趙璧後十年亦以此名入放直遂為學士禮部王文安公為二司使會舊偶為書題名記云自刑部郎中知制誥名入相入相顧大失此入可怪故錄平

生元佑夢親作見題記一書當時諸公夢事甚詳

昔年作舉人登第升一廳事人指其榜有僕射應字曰他日君當為此官公夢驗其制行擬為特選元祐初知司空李其夢之不慮也公議不拜半年方報再選又數月方報此告下公罷八日矣竟終于特選字子為子知如此

可談慈光獻后唐書神人語云太平宰相項安節也神宗求諸朝臣及通詞吏部無有此姓名者久之吳充為上相集卿生類問百藥不差一日立朝項上履知夢后見之在上曰此項安節也

墨客揮犀海州士人李慎言嘗夢至一處水殿中觀宮女意逸山陽蔡確為之傳說其事甚詳有魏德曲十餘闕詞皆清麗今為記南閩告燕黃昏暇宋休玉臨夜召月如流謂來自覺承恩醉笑情旁人認嬌桂堪恨南宮幾帝主曹觀樣畫繼觀壽如今直到抱愁處不是金輪舊日香

避賢錄話建寧公初名理直史修黃宗旦名初人見公曰君他日當以肩摩君子稱於世因便改名約己而思賢者持書示之若公稱者大書趙璧二字初弗能說又夢有夢之書者趙云祕書丞趙璧州趙璧始疑其為己乃改後名後六年登科果以祕書丞遷判海州但改字不問耳識者或曰汝字家文與海字相近公夢中或不能詳說也既神顯又夢與王文安公同人一佛寺王文安題壁云刑部郎中知制誥趙璧後十年亦以此名入放直遂為學士禮部王文安公為二司使會舊偶為書題名記云自刑部郎中知制誥名入相入相顧大失此入可怪故錄平

生元佑夢親作見題記一書當時諸公夢事甚詳

昔年作舉人登第升一廳事人指其榜有僕射應字曰他日君當為此官公夢驗其制行擬為特選元祐初知司空李其夢之不慮也公議不拜半年方報再選又數月方報此告下公罷八日矣竟終于特選字子為子知如此

春清紀聞於丞相持正為府界提舉日有人夢至一
官府堂宇高遠上有具象觀而坐者四人旁有指謂
之曰此宋朝宰相大第所坐也及仰視之未乃持正
也既歸乃不祥主亦有斬州之命如他過留宰相盧
竦丁至公為四也
宋史喬執中傳執中提舉給事中刑部侍郎紹聖初
州執中寬厚有仁心慶典刑獄字活以自數明年夢
判人異以輪扁斲石為客下之少志談笑而逝年
六十三
再試制科宰相章惇覽其策以所對不以元祐為非
大怒應得者皆削刑官以去而科目自是廢矣仕
既不平達益為忌補殿殿應以遺後人皆一日晝脫
擊斃人自天降告之曰天命爾子名惇作宰相繼而
蔡元度而魏公生特魏公之兄已名惇君悅不欲更
所從乃字魏公曰德遠由人將相垂四十年忠義勳
名為中興第一天固有以啓之者歟
春清紀聞江淮發運使盧秉元祐初登科赴國至泗
州夜夢與典諱郡守而回過清河有面相執過而官
親工投拜門者問之云修此以俟新官也盧曰
新官為誰執過者厲聲而對曰盧秉元意甚怒以其
名呼既覺以語其室亦云我亦夢得此官即入新
字而一小女在與前管閣入新舍恐有所犯小兒不
可今前因呼令夜即夢覺繼曉未及晝而郡將公
文一領至即除盧領大漕事慈達交職而趨清河所
監餉執過者與其室呼女之事者與夢無差

宋史唐庚傳庚字子西眉州丹棱人也善屬文舉進
士兄第五人長兄體字望之後名伯虎字長儒治易
春秋有家人法元祐三年其父遊瀛南伯虎兄弟居
母喪于丹山伯虎夜半覺起父書發之得
家來一十字符符無他字吾心動矣汝母舅親女
吾適瀛南與未及應伯虎曰吾決矣起趨燈檠明
走渡川僦舟過江渡者憾數十里客舟皆艤岸不致
動伯虎疾奔堤上遇渡者憾數十里客舟皆艤岸不致
不許伯虎起人艇中吐便夫解維渡者不得已從之
三日舟至瀛南父果歸甚見伯虎大驚問其故具告
之父歎曰天告汝也某日庚少開伯虎具舟侍父以
歸居數日疾復作遂卒
庚妻蔡氏黃參直元祐中書見龍池寺時秋雨過
草甚繁與一道士蓆衣升空而去望見雲霧際天安
中則道士無角不可濟且公安之道士曰與公遊蓬
萊即蓆衣履水愈得意欲無行道士強要之俄覺大
風吹蓆毛骨皆飛頓墮道士曰且微目雖聞足底聲如
萬壑松風有狗吠聞目不見道士惟見宮殿俄開千
門萬戶魯直徐入有前王人導引升殿主者陳接之
見伯官執玉簪尼仙女擁侍之中有一女方髫髻
魯直驚覺其風韻顧之忘歸主者主者名莊故其詩
曰試問琵琶可問否琵琶名莊後據手頃與子前宿
湘江舟中親為宮之與今山谷盛勢不同蓋復更易
之耳
春清紀聞馬魁巨濟之父既入中年未得子母為置
妾陳偶獲一處子妾已亦稍狹矣父所惡納之但每
對鏡理髮即避匿如有沮喪之若父密謂其故乃垂
府象臨臨微與第一百五十卷部

泣曰某父守官某所既既官不奉物故不獲歸非耶
里母乃見其得直將舉葬今父死未葬在哭尚約
髮以白牆面以綠絲衣之權君之見其無他故也南
父惻然乃訪其母以女歸之且為具舟載其妻遣
之是夕酒醉夢聞人告之云汝婦溺于流清後
生巨濟即以消名之消說赴鄉試舉人告之曰子
欲及第須作十三題消說數其在太學及預薦立
作十二題心甚憂之迨至賜第則題冠天下果十三
題也
東坡志林予嘗夢客有攜持相逼者覺而記其一詩
云道惡賊其身先愛賊說誰知畏九折亦自忠
臣又有數句若錦囊者云道之所以成不害其耕
之所以修不厭其牛
元祐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五更夢數人論古傳云新
招之詩即善謔然未見所以威切極主之心已其草
撒馬連之意者有答者曰以民力從王尊者如飲酒
適於候飽之度而已若過於飽飽則民不與食王不
獲沒矣覺而念其言似有理故錄之
昨日夢有人告我云知真佛佛雖難吃大廚子甚
領其意或曰貝即事佛善不妄吃大廚即其佛不
妄即是天何但享而吃之乎其人甚可謂言
甲申離記孫升舍人為舉人時夢其一僧立通衢
傳呼宰相來既至孫曰此府林提點孫持正也僧曰
此本朝第四人通衢宰相也元祐中果爾新州本朝
廢寇三人矣宰相是第四人也又夢陳大樞為新州
觀察一日與守過寺中壁間見大字題曰蔡確善終
之筆與守異之方問其所以字或不見後蔡果請終

于屋下力募去也主僧新治其室寺僧夜老入告之曰善治之更當有宰相至矣數年劉某老至終于此室方劉某拜侯爵之日家人具飯一小僕僇仆于堂下少逸大呼曰相公指揮頭路往新州去已而家人人語之僕始曰不知其言之出也

仇池筆記元祐八年八月十一日莊朝簡早假寐夢歸隱羅圖中已而坐於南軒見莊客數人方達土寨小池上中待南嶺嚴根客尊食之予取筆作一篇文有數句云坐於南軒修竹數百野鳥數千既覺惘然思之南軒某君名之曰米風者也

宋史黃伯思伯思自幼警敏嘗夢孔雀於庭竟而賦之詞未甚麗元符三年進士高等歷秘書郎伯思頗好道家自號雲林子別字寓齋及至京夢人告曰子非久人間上帝有命典司文衡竟而書之不逾月以政和八年卒年四十

宗澤傳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母劉夢夫大雷澤光燭其身翌日而澤生

隨手錄錄云徵仲領外至皮州瑞金縣詣其子曰吾不復南矣若死爾爾呂氏尚有餘種苟在燦然無俱全之理後數日卒先是十年前有富人治海村妾偕丈人冠冕而來曰且賤賣宅富人驚汗流體徵仲過縣富人望之乃夢中傳丈夫也及卒乃輟其村而為塚

談園公為江西漕差小龍呼相公求注釋歷經十卷久而後至友人某氏佛堂中有是經因錄而送爾及在相府小龍來謝

王孫王氏談錄公言始作總官時夢入禁苑中引一

裝衣人至夜夢見上竟後輪年刺王蔡皇帝受殿宇時引太常卿入苑中其役路所至皆夢中所見

冷憲夜初至安世舊安世國王之嫡子也為沙門漢桓帝建和初至長安憲帝未開中大亂謂人曰我有道行在江南當往省之人曰憲帝沙門平白以魂

故為神然我亦往廣州價償耳世高舟次羅山鄉亭湖廟下廟甚麗能分風運往來之舟世高舟人擇性諸福神降曰舟有沙門乃不俱來耶世高聞之為至廟下神復語曰我果以多便至此案今家此湖千里

皆所轉以羅山而好施故多寶玩以練子庶富白游南還船期下登岸縱望久之歸臥舟中聞風聲側枕觀波波日影縱橫迢迢昔宿雲老樹竹軒見西湖月色如此遂夢美人自言維摩詰散花天女也以維

摩詰像來求費少游覺其言默念曰非道子不能作此天女以詩獻少游曰不知水宿分風浦何似秋眠惜竹軒聞道詩詞妙天下虛山書腹可無宮少游覺

中趣其像曰像儀華嚴面四首口應不背十分似九大笑題大作獅子吼不如博取妙喜如陶家手予過雷州天寧與戒禪夜話問少游半書飛出此傳

為少游筆蹟也

仇池筆記章登字隱之本閩人遷于成都數世矣魯馬文不仕晚為太守王素為蜀漢中遺書士一日夢有人寄書召之者云東坡道士書也明日與李士章

遊官環瀛足水中經門士章曰歸路西池流水未七章答曰手持東坡寄來書書大驚不知其所自來也未幾覺果死

齊濟記聞朝奉郎劉某行寓州人各通聚茶亦先解中書時而復飲一夕忽覺一老人告之曰王人願命

告終陰符已下而少遲之帝遂為虛機事明日午時不可遲也劉起拜老人曰海其神氏曰我主中書神也每主王人附奉之屬思有以致致今奉率報

也劉既臨訪許其家事且語人神告之謂天生死去來理之常也我度度不生無大過者我死死不能入而我家出外則必大損根今當急求一親便

之便耳且有所願則我眼目矣因呼見白金十兩為食遺語沐浴易服以俟時過午忽覺少覺松懸枕間復覺其神欣慰而告曰主人今以祥道斷碑之事天布嘉之已許延一祀之數矣已而延至安於後

至宜和間無病而卒

同馬才仲初在洛下臺臺發一英林者惟而歌曰妾本錢塘江上住落花開不曾流年良莠子街將春色去紗窗度障黃梅雨才仲覺其詞因謂曲名云是黃金錢且日後日相見於錢塘江上及才仲以東坡

先生存隱制舉中等遂為錢塘幕官其幕食後前歡小某在焉時奉少章為錢塘尉為幕食詞後云科特屏梳堂牛牯牯輕暖暖飯黃金錢錢新影新影無見歲後涼明月生春活不逾年而才仲得疾疾者重水與凝泊河塘工遽見才仲憐一麗人盡食即前聲

啗繼而大起乃是足履忙走報家已而矣

隨手錄錄云京大夫為廣南轉運使其事倖倖甚速一日夢偕偕別去其妻問何往曰後十日于蘇子瞻當渡海我送之驚起歸其夫後十日于

贈果有饒州之命蓋說余

黃輝為陝西清撫延安帥事營來四小舟通流而下
煙雨巾見一卒曰張相公在此歸往見之相公何故
在此曰商英候接人更二年方詣相府慶舊汗流浹
背遂託子書報聞復獲慶歸清以西事除名勒停祿
四舟沿峽而下至峽州方頗雨間見一卒洗面問
之何人曰張相公度候也遂持所歸滿腹而言之其
後慶初召拜相連作夢之二年天發後復官至京不
事文詞諱其所親事莫非前定不必求也
諫苑賈氏以諫官表知懷州將僧僧赴調李之儀夢
郵份依舊知懷州數對親朋言此變既而易以到
官上表再貶知廣德軍份已知州州待關尚遠自言
于朝廷復以懷州遠份之儀之夢遂錄

春浩紀開建中靖國元年陳無已以正字入館未幾
得疾權昇世可時為登封令夜夢無已見別行李絮
其機問之行何之曰暫往各園東故道諸人在後
已久權起視事而得夢父子報云無已逝矣
莫義正崇寧初在都下夢人持數詩相脫內一篇辭
皆不可解既醒後德雨聯云火輪方聲般風創已飛
絕語天互無援援世皆任不知何謂也

宣政雜錄崇寧年間曾夢黃童自天而下出玉牌
上有字曰丙午昌期與人當出上景默疏于簡札蕭
丙午年及昌時時與仙童降乃預製詩書具陳夢意
令天下諸訪其人以詔賜子曾孫官然四方有無異
人乙己冬內禪宗宗即位意當丙午之期矣而天年
金人果至有北狩之禍便是徽宗北行每部皆背
童夢得其無驗後乃悟曰豈丙午是相報之期而天

庚之入世也蓋事未經變不能悉其始言
春浩紀開書川集案正崇寧間過余言夜夢行百
常在人前踴人或指之而面曰此某翰林也蓋正少
謙之系趨前拜且致恭曰蒙自為兄時補先生之文
願執巾侍不可得也不知先生歟世仙去今何所領
吾夢如是也先生初歿之曰某今為紫府神衛諸
華正對也然先生歿外手書一紙云夜登合江樓夢
而覺後偶得先生履外手書一紙云夜登合江樓夢
韓魏公騎鶴相顧云受命與公同北歸中原當不久
也已而果然小說其魏公為紫府仙人則義正之夢
不虛矣

金陵復衍字仲昌為賢好學終老不他年八十一以
大觀四年五月十五日無疾而終臨終時一日煙謂
其甥黃子文曰老子明日與甥談矣啗昔之夜夢黃
衣人召至一官府侍衛嚴肅據案而坐者冠履類王
者謂余曰世傳后土祠清樓大其狀亦爾本何也即
令黃衣人復引余過數城闕止一殿庭空旁視殿廡
金碧奪目但寂不聞人語聲與典藏間忽有呼卻衍
者曰帝命汝與黃相傳俾世所傳后土祠當
何以處之余對以傳者無死呼者曰可也乃即日莅
殿拜命出門足蹶而夢所夢極明乎亦欲我來與
甥相此謂之不可復得之夢之千文未之深信覺
曰遠甚往視之符謂子文曰甥更聽者一須即舉聲
高唱曰雖然前事了絕何用達人更說今朝拂袖便
行更起一輪明月言訖而終子文余旋等也余亦素
與仲昌遊云

府象案編微典第一百五十卷夢部

建軍府志潘樞謂大觀中雨以縣屬上禮部奏

童子以詩一聯示之云才分南北東西為報三秋
桂子香應吳茂中事館莊樞果得符夢中之詩
始驗

歷世錄錄宣和二年睦州方隅起事浙西義忠士
大夫相與謀義舉子東在睦州避地據家子無錫
之樂漢明年歲就擢郡之友夢見童子東以貨
甚未能歸乃偕西子就睦州與寺古柏院中一日
忽夢歸木有軒主人是客可年五十儀貌甚偉衣衣
而美髯髯引坐使兩女子以銅杯酌酒謂子東曰自
來歎卿新聲先奏天音曾後散客人間他日東南休
兵有樂府曰太平樂歌先聽其聲是使兩女子舉主
人抵掌而為之舞已而悅然而覺猶能記西子舉主
人東因時記云元仙子二從鬟隨而奏歌一解韻漸
引銅杯致獻厥後紅袖作弓臂舞眉目展作風冷
舉奏約大曉遂還行轡歸家太平樂亦傳凡出到入
間後四年于東始歸杭州而先聲已發於先矣因寄
家書是時復寄前奏者一長句以報之其聲而無
以示子東紙曰如子小未備耳間行似清其聲而無

其詞矣謂子東曰楚有得也往時在夢境中言太平
樂尚能記其聲否乎子東因為之歌美詞者獲獲同
笛復作一弄亦能記其聲蓋是重疊小已而遂寤
其後又夢至一處榜曰廣樂宮門外雨水池水邊浮
無波地嘉草翠柳風聲若雨府間聞鐘不聲改有
告之者曰相見卿李月月時即開門子東從其言
試曳鈴索果有響者乃引入主室中見一仙子宮
目珠秀瑤莊嚴麗冠衣彩霞衣似錦非似錦似

繼非繼因謂引者曰此爲誰日月研也乃引子東升
 堂督再拜月姊因問往時棠溪台令雙雙歌舞傳太
 平樂尚能記否又遺詩料吟吹新聲亦能記否子東
 曰悉記之因爲歌之月姊喜見顏面復出一紙書以
 示子東曰亦新詞也極歌之其聲宛轉似樂府昆明
 池子東因欲強記之姊有難色顧視手中紙化爲碧
 字誠速矣因指而退乃覺時已夜聞吳語記其一
 句云深誠香隔無疑亦不知爲何等語也前後三夢
 復多忘其聲惟紫雲碧霞尚存乃依其聲而爲之
 詞名曰料華明云然然神清洞府遇廣興宮女問
 我雙鬟紫雲霞還記得當時否碧主詞教仙女爲
 我雙鬟紫雲霞還記得當時否碧主詞教仙女爲
 我雙鬟紫雲霞還記得當時否碧主詞教仙女爲
 我雙鬟紫雲霞還記得當時否碧主詞教仙女爲

許意周詩話夢中賦詩往往有之宣和己亥僕在洪
 州城南北郭一婦人烏衣素裳行田間曰此中無沙
 易行僕從之不能登婦人授僕手登焉月明如畫獨
 望竹田麥苗婦人求詩引僕結草生有綠薄畫一
 上有紙筆僕題詩四句云閑花亂草春春有秋秋社
 燕年年歸舊天露下家出濕古道月寒人迹稀拍筆
 樓上有聲歸竟絕宛然記憶是歲大濟後亦無他故
 宋史張洵傳洵字大猷水滸人幼力學博涉經史喜
 屬文將命名嘗神大書關子曰以是名爾父異之方
 勉其爲學未元由金進貢京師宣和六年進士第歷
 京工部尚書
 春滿紀聞沈姓赴省至天長道中夢身騎大鷹搏風
 而上因作大鵬賦以記其事己而果應天下

儒林郎吳設字觀成始爲青陽縣丞江西賊劉花三
 挾吳爲所害在實錄吳時被賊捕賊夢肩輿始出而
 回視其後皆無首吳心甚疑之遂謂賊必入墜已而
 復挾他郡賊成即解官而歸至陸安會同縣李文
 淵以某去郡以吳某邑事月餘清漢賊方輒引衆出
 穴官軍不能拒吳有去官意而素來北方風武香火
 燄吳某視之則空紙耳遺漢紙觀之紙背有題云富
 陽知縣第一將既覺思之曰吾縣神去留而以第一
 將爲言豈不當去此更說長前鋒拒賊否已而縣
 民追趙者十七人吳引獄囚決獄始聞大賊已卷
 至急起小舟泛江得免其從者半爲賊殺則前在青
 陽時夢視後無首者驗也後官軍既平賊而都縣避
 賊官吏俱從安推司尉復之功盡獲還任吳通丁毋
 憂不能復也既行責縣有司吳能定罪即具奏茲有
 目縣官臨賊擡去官守例同將官擡去營陳法除名
 編置鄰郡同例者六人富陽係第一人始借第一將
 之告云

宋史胡安國傳安國字寅字明仲安國弟之子也實
 將生弟始以多男欲不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
 急往取而視之
 張汝明傳汝明事親執養水漿不入口三日曰飯脫
 吳飲水無難難草木之滋潤病行輒貼父授以
 服天南星法用之驗人以爲孝感
 揮臺斯傳晉文公歸定一日晨起忽聞諸子曰吾必
 爲事相必須須選諸臣曰既以公曰吾昨夕夢天十部
 綠兜北向諸臣豈非他日所司戶之機乎後十年果

晉書既爲蔡元長所排徙居衡陽已而說降隆州司
 戶參軍引致到取功于新朝服以拜命吳得蔡元長
 卽辭排行也
 宋臣言行錄外集諸上蔡先生曰知命雖遠近也要
 信得及將來微田地就下而工夫未初及第時最
 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游池及釋褐歸上登
 駕暫至嗣位如此等事直不來草草者知萬事具
 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
 不爲執政或勸之余對曰他能開闢我自自命在
 若信不與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任做却即工夫
 枉用却開心力信得命便爲得氣不挫折
 珍珠船蔡京嘗說夢預言之京被貶富一夕夢獨
 數千百許於前其一鵝居前致群曰食君腹中樂作
 君羹中肉一菓數日命下掌猶未足羹肉何足飽生
 死猶轉數
 桐陰舊話韓宮師詳離字持國忠憲公書夢巨碑中
 有宮師姓名而爲金手裏腕所謂於忠憲公必貴也
 故公不出應科舉忠憲公亦不強之曰是兒當自致
 遠大其後公復元祐屬韓蔡京請徵應忠憲公臣姓
 名而金與之或謂是應
 老學庵筆記邵忠公徵應廟廟以嚴作詩記之未幾
 疾不起詩者謂舉與同官並社牧復改名之類
 李知幾少時將葬於梓潼社牧復改名之類
 有道士指練女支橫石曰以是爲名者則及第天手
 遂改名石字知幾是果應者
 歷軍志龍舟人劉觀佐于江許謂龍舟其子乘龍舟
 唐解因說夢未流或說就就舟以行舟人有女姓華

此爲誰日月研也乃引子東升
 堂督再拜月姊因問往時棠溪台令雙雙歌舞傳太
 平樂尚能記否又遺詩料吟吹新聲亦能記否子東
 曰悉記之因爲歌之月姊喜見顏面復出一紙書以
 示子東曰亦新詞也極歌之其聲宛轉似樂府昆明
 池子東因欲強記之姊有難色顧視手中紙化爲碧
 字誠速矣因指而退乃覺時已夜聞吳語記其一
 句云深誠香隔無疑亦不知爲何等語也前後三夢
 復多忘其聲惟紫雲碧霞尚存乃依其聲而爲之
 詞名曰料華明云然然神清洞府遇廣興宮女問
 我雙鬟紫雲霞還記得當時否碧主詞教仙女爲
 我雙鬟紫雲霞還記得當時否碧主詞教仙女爲
 我雙鬟紫雲霞還記得當時否碧主詞教仙女爲
 我雙鬟紫雲霞還記得當時否碧主詞教仙女爲

謂之舟人防閑甚嚴無由得間既引試舟人以其重
爲林南無他慮也日市貿易而試過通府私謀
既得出院遂被執此兩場皆然遂與舟女得請私約
前欲觀其陳道一人忽舉去云劉竟舉近作欺心事
天符殿一事未覺言其旁而頗驚異俄而拆卷竟
舉以誰犯我劉主文皆確惜其文既歸觀以爲部之
且告其近作何事匿不敢言大舉果自爲於殆登至
今未第也

野雪雜說鶴山先生母夫方生解時其先公實凝
客有人朝服入其臥內因問爲誰答曰陳了翁覺而
鶴山生所以用其號而命名陳堂中前三名登第後
兩甲子鶴山中第二名其出處風俗相似處極多在
東南時有了翁家子孫必異遇之

春清紀聞李督督祖陳堂中之甥也常言其初破薦
赴試南宮試罷受訪其同舍陳元仲既相將而陳手
執一黃背書者書詩市時文者顧視不輟時不與
客言督祖心怒其不見待即前奪其書曰我意相命
故來訪于子豈不能覆書相訪也元仲覆書以略轉
首已而復視書如初督祖復前奪書而誦之曰子竟
不我讀我去矣元仲復授其書於百祖曰子無恐我
視此乃今歲南省題進之文也督祖視之即其程文
三場皆在而前書云開試所第一人李信方微吏覲
其後登覺開扣戶之聲報者至高後刻新進士程文
其快與堂中所見無幾毫異者

宋史皇后傳德寧慈惠皇后後開封人父近以后
貴累官武翼郎贈太師追封吳王諡宣靖近書著至

一亭居曰待處傍爲藝圃放一花絲軒展可垂花
下白茅一近稻田與之后以乙未歲生方產時紅光
微戶外年十四歲爲康王被送入宮人謂侍康之
徵

揮塵餘話建炎戊申冬高宗駐蹕建陽時未無兵燹
井邑全殘同子固既舉來赴謁於行在所冠蓋聞委
偶無進食陳子郭瑞璋者因與其共處於天寧寺佛
殿之供桌下一夕夜半忽呼郭覺而語云有一事復
異適遇吾友某來報前此郭某刺獲足履之場非復
今日入城亦有官吏父老輩相迎皆諸索門僑公友
緣此於來客中不可曉也己卯冬人南寇江城之內
外悉遭焚掠後一十年叔堅東摧帥郭登第弟未久
爲郡博士既於郭外始相與相與成歡

春清紀聞徐佐夢約語爲今言建炎已酉狀詔機
自建基至臨安日化與與辛元上元生教場按閱
兵其士元云噫昔之有夢身乘大舟滿舟皆人首也
內有銀盤貯數百者同舟人云係今大第一網也士
元驚視銀盤中首目一皆乃鄉人錢塘今朱子美之
首士元因戲謂約語曰聞北寇將欲南犯若禾突
南渡則子美將不免矣十一月士元舉卒旅懷歸安
吉未及葬十一月九日虜寇至賊賊士元之絕探
取衣食葬尸於外明年一月始聞子美初報賊至棄
縣先遁村邊爲鄉共所散則銀盤之府不可過士元
同舟雖不免爲長死也 會中同舟之人而眼盤所
貯又不知有何異說也

湖州安吉縣誌云公者金寇未至至一僧告之曰汝
前生所發覺報至矣汝家吾可運避汝獨守舍見有
一

一人長大以刀破門而入者汝輩避即呼之汝汝是
燕山府李立吾也延頸受刃俟其不敵則前跪哭
不數日金人奄至其家先覓鄉人臥伏車山二公者
雖欲往不可得因至其家觀脫之適聞日暮有一少
年彼門而入見公怒目以視沈妻坐不動仰視之曰
汝非燕山府李立耶其入收刀脫之曰我未殺汝汝
安知我姓名耶里如是之詳也沈告以夢李方嘆息
未已相繼聞有佛經一帙開沈曰此何經也沈曰是
我日誦金剛經也李曰汝讀此經何時也曰二十
年矣李即解衣取一竹筒中出細書金剛經一卷拒之
曰我亦讀此經五年矣然我前以冤報汝汝後復殺
我冤報轉深何時相解今我不殺汝與結爲義兄弟
汝但安生無怖我當爲汝護至三日賊盡退取資糧
金帛與之而去

幽怪錄紹興八年八月十八日職前雨期一交江干
民聞空中語曰當死於橋者數百此言非不孝之人
其有某未果者當分促之不慎此者其斥去又
聞應聲者甚眾民皆駭怪天夜時諸橋呼人夢有一
人來戒者云來日勿修橋橋橋家皆曾同天日觀
潮橋上人皆滿得夢者見有親戚在橋急動便去人
以爲妖妄不信須臾潮至驚濤澎湃壓溺死者百
人既而訪其死者半皆皆不違輩也

宋史權德輿傳紹興八年其親黨進士高夢授平江府
觀察使當時奉命當國其親黨進士高夢試必志曰
潛嘗語諸其故曰承相有子就舉試以爲公鑑志曰
初仕敗數心耶悔德之既而後復秀州至則員察就
院局一員往漕閘泰燄果中前判秋滿當爲學官遊

一

檜灣江府整樁而斷燒未第時夢神人示以文書
記其籍云如火烈烈王石俱焚在冬青樹柏不改
已而果符前事

前定錄補濟源縣南鄉貢試臨安右捷拔夜郎愛
有人以油沃其首驚而縮榜出輒不利如是者三
榜之始與乙丑復與計偕備其復舊也揭榜之日招
同郎者告以故益市酒散明燭張博具相與劇飲
以達旦夜向四鼓成寂有僕曰劉五臥西窗下呻
呼如魔亟振而呼之醒乃具言初以執喪之勤視
方酣幸主之不呼驚枕忽有一人者扛油鼎自樓
而登執主人而往之我怒而爭是以魔汝南閣之大
慚曰今夜已至同郎喫肉之龍博榜出報捷焉觀
榜勛若也遂振衣拂之油沾其上蓋御史莅書淺
以夜食醉還燈盡吏不敢以告也

浙江帥帥聞嘉禾新縣旋復相邂逅一日請先人
連友輩有傳更名云名更方貴會元名偶有所避改
復名蓋三十年前已形于夢兆矣自此舉大政再登
宰席一時輿論無在者深有推轂意而先人故僚遊
但欲酬令以俟老牛牛什返其尺束如牛屢數失所
盡獨餘詩數紙一帖會者悉飲醉則命微服拭案
語各曰請歸子喫一限感感凡復各舉一大白方散
輝輝即歸侍食歸時嘉禾縣不聞人也
二老堂時廣西有趙某得處於海上東坡謫儋耳
時爲放中州來聞吳君居其地遂所居辛曰清斯
日晝餐仍饒酒消明杜子美詩及舊作數十紙與之
夢得乃以紙封其東坡答云前信不爲服章而以書字
上帝所定又有帖云舊歲歲終請來共書舊歡非其

人亦有請開門獨觀心有傷其佳句也後讀君子緒
將連登有題開門獨觀者生名之曰開門而主妻
投紹興未登科豐月號所主榜書至日見坡乾道
中以左奉憲知吉州龍泉縣子因得遊觀坡之詩
墨刑去開飲俸未上而奉愛開門者始懸宰耶
賢矣梅庵德明朱文公高弟也少時夢僕僕候爲廟
廡下詢者索刺出諸補乃自叙師學某竟覺後登第
改秩以官故郎率同補進者及門恩厚受官止此
不依行親及相勉爲買之文公文公因指案上物曰
人與諸物不同却筆止能爲書獨不能爲琴故其成
毀入運有一定之數人則不然固有朝爲郎而暮爲
卿者其古固屬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
官但當充廣德性力行好事前途不足芥第德明官
至正郎

見開樓玉陳用實名觀圖水岳居士也寓楚夢詩奴
翁於杭見若輩聲明竹樹及番海船蝦蟇蝦蟇大池
池中面自盛開一翁獨枕坐石上仰瞻元陽期舞
烟雲空濛對景家鹽曰水聲今激激雲雲登班干
松松綠葉紅紅及宅茲君以逸放寄吃爲何與世
隔嘆一極而天通于道拾野鶴進海作來子進來
之宮故海風而一笑以觀于九州之同歸焉書以
志神矣

族姓者陸游字務微號放翁時本於甘肅山陰山出
干韓子著三家句律相似而放翁別家一名夢一故
人相語曰我爲蓮花博士魏朝新道官也我去去者
能暫爲之乎月得酒十數亦不惡也遂以詩乞之曰
白首歸休甘簡書每因囊裏復休休不知月給干盞

酒得似蓮花博士無
登雲說余文起主郡湘源書信機處書院家見承
騰翁與張雨軒同在郡作意主盟選書客伊川橫
渠先生從外來云敗不須却此道還選書客何休
乎人言須與東隱者有人誦中庸大學一篇覺其
唱應想三公論道此之切

宋史蔡幼學幼學樞密官曾家太子詹事一夕
感異夢星隕於屋西南隅遂卒年六十四
道學傳黃幹改差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幹勸和州
獄獄故以疑未決幹釋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無所
得一夜夢幹中有明日呼曰因語之曰汝故入投之
於井我恐知之矣因得欺我因遂覺服果於殿井得
尸

安內傳吳興曾號建官橋臣於金以其月爲元年改
興州爲興德府以丙爲中大夫丞相長史推行都省
事先是從事郎錢鑒之從孫在河池嘗受職歸神祠
以銀杯爲政權之神起立謂鑒曰公何疑公何疑後
政事已分付安子文矣職名有辨又曰安子文有才
足能辦此權之責心真其事具以除籍事既燬而不
得脫度徒死無益歸與而陰圖之運興楊巨源李好
義等謀誅
范鼎於餘慶尉字所更豐城人方敏大父夢雙日照
庭應於生稍長與志於學丞相相見大見其文嘉賞
之開祐元年舉進士累官大理少卿
趙汝愚傳德臣官散逐汝愚而繼其名或救之曰汝
愚故應德臣官散逐汝愚而繼其名或救之曰汝
將作監李沐爲右正言沐意欲一網無遺低臣書之
舊

汝愚不得奏改愚以詞牒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汝愚出浙江尋得非遂罷右相除觀文殿學士知福州奏乞祠乞提出守之命遂以大學士提舉副資官上書謝汝愚之忠願祖倫則比同上述部州安置太學生楊宏中端端朝張道林仲將得徐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自李沐而知汝清富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將萬利今上下安恬乃獨有吳志平書上悉送五百里外竊嘗忤旨忘汝愚益深謂不重貶人言不已以中丞何滿疏落大觀文監祭御史胡紘疏汝愚唱引偽徒謀為不軌未能授罪假奏為待官遂軍節度副使永安安置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鴻鼎背負白龍升天後贊寧宗以素服登大寶蓋其驗也而論者以為言

賢矣編編必大字充監臨安府和利局局內失火延燒民家連燒居民及局吏繫獄未論報聞于充問局吏曰假夫大自官致當何罪吏曰當除婦為民耳子充遂自誣服坐是罷職吏民得免死子充歸道臨婦寄前一夕夢婦迎宰相而子充適至肅宿然後歸于充寢自刻苦讀書中博學宏詞科官至宰相封金國公

宋史江萬里傳萬里字子遠都昌人自其父兄始業儒大父瑋卿稱善其鄉史知縣者夸其能杜澤健士譏億百不答瑋卿曰史祖父故舉士今居官以杖士人自謙於我心有不釋然著爾史氏且不昌汝

其戒之夕女燭臺陳夢貴人入其家曰以汝家長有善言故來已而有娠生萬里

孫夢龍傳夢龍以集賢殿修撰知建寧府鄧相稅省刑罰郡人徐清規察稅以爲有古循吏風民有夢鹿祠山神從者甚出祀之則老嫗也俄而夢龍得疾口授遺表不忘規諫遂卒

劉敏傳敏歷戶部侍郎丁母憂江上濱降丞相陳宣中起復敏爲端明殿學士不起及賀伯達碑黨宣中謀誅王由溫州入海以兵運數其政將連相位於是敏託宗祀於母弟斌伯遂起及離浮以疾而卒初陳宣中憂人告之曰今年天災流行人死且半服大業者生藥而治病大作服者果得不死及敏病宣中令服之終果能救

應宗本紀應宗四年帝生於紹興府崇寧初樂文恭王夫人全氏夢神言帝命汝孫然非汝家所有嗣衆王夫人歸氏夢日光照東室是夕齊歸夫人黃氏亦夢兩人乘衣擁一號婦懷中已而有娠

文文山集蓋諸臣中譯文丞相傳文丞相天祥大父時用夢兒乘紫雲上已復上而丞相生故名紫雲字天祥

周鼎傳鼎諱賈師懿越州日魯夢金瓶人相迎達旁一客問之曰此人姓鼎能制命之死神時大瑞鄉鄉軍方用事意疑其人且置與會合於是竟以他故擯逐之及魯孫天律遷南荒就於鼎者皆押送則本州推官沈士主攝山尉鼎處也即武弁書爲賈所惡遂有是役是甘心爲賈賈有重資格一入解官前夢目所見像底云向在維揚日夢鄉間有人

善相一日來值其狀因欲困惟再三私謂容曰相公貴極人臣而足心尚陷是名影彰惡果時不死有萬行耳是知今日旦息之事雖驚殺咎亦自有數存焉及抵清潭之三日江州押行官曰某夜來夢大不祥機難此地必死無疑幸保全之遂遁三日還道不行而官吏追役之離城五里許小泊木棚兼竟以疾阻或謂道近有力焉先是外金都存儲父爲賈所擅誣之兩州遣死於清潭有官屬審訊甚佳林氏子弟欲求而償高不可得因攜共不日收取取待賈與賈丞相自用蓋一時憤憤之語耳至是守與之經營竟得此物以愷可謂具失死生禍福皆有定數不可幸免也

三山縣大塚解之治易有聲戊午鄉舉爲第十一人數爲人言之以爲必知事告既試將揭榜同避人訴於郡謂其自許之權如此必與試官有成約萬一果然乞免定之及拆卷至第十一名果易也備攜此狀入院遞示考官問該知此言誰公厚何以自解不若以待補首舉易之衆皆以爲然既拆卷則自得補爲正解者大塚也由此正解而易爲補者乃役隸之人也天年蘇冠南宮此與王俊民事相類

安辛謙謙母之婦至有藥術術頗精一夕忽夢迨至城隍王者戒云凡北北之人處南人蓋有數若南人持北卦以處南人者此神明之所禁惡非無故起某者死在福州日殺人至多親罪千金使之得瘡疾而死或以鏡三石酒二平雞四隻相遺汝母在不然過天之罪不可是也然於次日必有某氏亦以此數相償且有重獲也既驚悟然遂往廟中炷香

前歸家而趙氏之來令人果以物至相送遂辭以疾
不往次日吳府判趙氏愈以物贈謝乃雞酒殺如夢
中之數收功後謝由趙氏歸矣

某亦爲上書後朝近捕之其急達禱之某山張王廟
是夕發一白米袋帽人指燈下一進爲蛇所縛半不
可解其後有數而王之驗一物已西合也

范元章向者魏明已館中書赴省試夢至大宮殿手
執文書屈席而卜百顧其身則掛珠衣既而有衣皂
帶者亦欲進焉左右所却以爲無緣未而不可進范
遂脫所衣綵袍與之其袍內乃著粉青戰袍旁有嘲
之者卷云無笑此乃銀青袍也及寤雖喜衣綠之吉
又有脫袍之疑既而中第解魏氏館職之者乃蜀人
松某也次舉亦第于是脫袍之徵已驗獨不曉銀青
之說然自喜以爲此必異時所至之官也臨安鹽倉
批蒲則謝堂官尹京其街乃銀青光祿大夫特事已
異僅止于此是以知人生皆有分定不容少有僥倖
也

宋史趙葵傳葵字南仲京湖制置使方之子初生時
或夢南岳神降其家方在襄陽命葵專督飲食共嘗
之事與兄范俱有志事功

括異志吳龍龜吳宗禮達之子也乙卯鄉舉龍龜
實爲亞榜賦實過榜詞賦之第八也楊曉之夕夢
登七層寶塔已及六層止餘一層欲上之間忽見一
人星冠紫轡若天尊像叱曰此處塔也汝何人龍登
此也步遂下過過至塔外遂生其傍觀而語及榜至
乃在七名之外余觀見其說又有張湘亦以乙卯魁
亞焉揭曉兩夕前夢人持巨盤盤賣酒一携五錢皆

黑一錢錢不己竟作字一人曰發字潭繞及榜至
乃爲小屬第一功名都定不可變求也如此

淳祐甲申春余館于沈氏書塾因寓宿焉一夕夢婦
人著紅衣至其家處歷下幅無得女手執黃裙裙直
入其室曰與諸生言之某處所謂天夕方某燈被
閱卷帳忽有人報街外就舉其卷卷舉使人視之乃
市樓大燈焰燭天象方捷放僅免延燎止拽側小
屋數間乃知鄉人之怪也

宋史李昉之傳昉之得鄉舉不行以策干劉黻孟珙
請自郊其善相人且其家事驕悍李尚書獨已明日
庭之至昉見黻顧諸子曰吾相人多無如李生者
其不信當過我將問曰君相人多無如李生者
縣

三編軒輊陳文龍志忠興化人度宗朝狀元也德
祐末歸守本州北兵入國不顧生縛之至杭州卒於
杭之苗兒橋巷初文龍入太學累試不入將太學守
士之神佑侯也一夕夢神請交代意必老死於太學
常惴惴不樂既而赴廷對第一仕宦日顯前夢不復
記矣及守外州又夢神通書問書前日交代復書
年月至元心甚懷之未幾歲亡嗚呼東殘存件至杭
商於太學之側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
第一百五十 痘目錄
痘部記事六



應徵與第一百五十一卷

金史五行志初金之興平定諸部雖有祖風故世祖得與敵敵皆以麥麻上其勝負焉春共主暴逆海何世祖曰風言有異矣不可親觀若左軍有力戰者當先繼而與爾等之敵大敗
太祖本紀康宗麥逆復屢發不能中太祖謂射中之日且以所麥問條在與曰吾兄不能得而麥得之之兆也是歲康宗即世太祖登位
宗室傳餘帝太祖弟太祖蓋疑於來誑水旁營營帶之場燭火盡矣不可撲滅燭曲深金之以爲憂是時餘帝已疑於太祖至聞之過家門不下馬徑至外常所居疾未幾死
韓企先傳企先爲尚書右丞相召主上京入見太宗甚驚曰朕聞官召至此人今果見之
顯宗孝懿皇后徒氏傳后以皇統七年生於遼陽母夢祥人授以寶珠光焰滿室既而生紅光燭於庭

張萬公傳萬公字良輔東平東阿人也幼聰悟喜讀書父彌學夢至一室訪曰張萬相公讀書嘗已而萬公生因以名焉

黃久約傳久約父勝通判濟州母劉氏尚書右丞長言之妹一夕夢風聞明珠搖而久約生歲寢在子也張元素傳元素字郭古揚州人八歲試童子舉一十七歲經義進士死前諱下第乃去學醫無所知名夜夢有人用大并長鑿心開竅納書數卷於其中自是洞微其術

續夷堅志康伯祿李欽叔壬辰冬十二月行部河中先城未破一日康與欽叔來夢於其神伯祿夢城陷破爭船落水中爲一錦衣美婦接出滿眼皆桃花欽叔夢人與桃符二上寫宜入新年長命富貴明日城陷伯祿爭船不得上落水死李得船走陳縣三四日改歲榜正即令人送桃符所書如夢云

清河王傳以歲建癸未年三十七歲一日詣聊城何道士司丁酉初春醉臥一桃樹中忽夢一神人被金甲執戟至其旁曉之使起王問何爲神曰吾爲尔送尾來自後覺尻骨痛痒數日生一尾指指大如羊退毛尾骨然欲勒去痛貫心髓受之亦然因自云不幸於母使至爾爾欲受此痛與人爾看則痛痒少止否則不可嗣也因問何求療無所措手乃去今在新店住

張欽元甫唱第節夢人以物易其首自捫之乃玉也初其夢之適有應門子壽夢記此事
金史僕散端傳端人阿魯不嫁爲武衛軍士妻生二女而卒常托夢中言以惡業頗有驗或以爲神乃自

言夢中應見白頭老心指云一女曰皆有婦人也若伴援賊必得盜嗣是時章宗在位久皇子未立端請納之章宗從之既而京師久不雨阿魯不復夢見白頭老父從之祈雨二日必大沛足寢二日而不降章宗疑其使妄下有司鞠問阿魯不引伏詎端曰昔者所奏今其若何後人謂朕信其言遂由郡釋其端倪壽于千懷念之繼置其符獨在于符思補于將來格鑒乃心式謝朕恩端上表得許請終不問

續夷堅志泰安初富子約欲召師問于秀王正考試平陽縣子萬人主司有夢接夫人家謝謂者明且試題下以語同官俄舉程嘉壽入上樓上夏久不去主司命符吏揭榜大書示衆云今舉狀元出自河東當舉府題聖人有金城解縣未可封舉州省題解縣化民家給之本旨是提舉官御題後亦未德不況康寧狀元王顯平陽三子者果皆河東云

金史章宗皇后王氏傳皇后王氏中郡人明惠皇后妹也其父僕散魯哥王統化爲月已而生一后王氏新其受封之日大風皆黃氣充塞天地已而後夢所者數萬里其心甚驚之占者曰后者天下之母也日貴貴實將祿壽后是初百司京師設粥與冰漿及壬辰辰已晨河兩艘維大元兵開計以天疫汴城之民死者百萬餘后自甘自語

續夷堅志呂內竊道子于成木南時金龍蛇蜿蜒自天下而攫而食之是歲最旱龍蛇乃出狀龍攫蛇元閣門請時有狀龍家世傳三葉天下利名各兩龍謂其大父是嗣父志嗣與子成俱狀元也

知知成事幾子平陰食魚廚人養魚白飯頭以給帝

然惡夢草魚集其身掉不去復夢為魚所驚痛不能出悶悶久之乃寤自是不食魚

皆夢夢太山神告之曰敬我無福我無殃當行善追家事常母以此語人見其家傳

京師法寺寺僧律詩明數年夢中有人授一方治內外障眼但神水在者皆可療焉寄子一兩劑祀

風各一兩五錢十味未之水粉糊丸如桐子大空腹食前溫水下下九倍服之日復明因曰夢靈丸

寧海崑崙山石落村劉氏富於財嘗於海濱得百尺魚取骨為樑樑大屋名曰觀堂堂前一槐陰蔽數畝

世所罕見劉復安女官自稱麻姑劉名槐樹修廟劉夢中遊龍之既而日則去此數里何緣得去即漫

許之及婚異其事然亦不信也後數十日風雨大作時麻姑夜入家如有疑音入室進退須臾開窗推

失劉氏槐所伴人相與求之縣姑居此樹已臥前前矣

元史楊榮傳吳季燦然乾州奉天人母膏榮東南日先財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榮生其父以為

文明之象因名之曰美

李純傳純字士都東平須城人文世儒從外家受孫明復春秋得其實旨與貽初三起廷試不第推恩

授彭城通志館閣不棄遂求試一夕夢在李彥昂下及第問計偕之無幾時越年十六已能為孫文

下更其名曰彥與定年父廷試結果以春秋中第二甲第人父彥第二甲第子彥各異

時人以此何歎

達禮麻議理傳達禮麻議理除知樞密院事大樞軍院事初大樞軍院之立皇太子用亮者帖木兒答爾

麻帖林沙伯顏帖木兒太子國風等事以備察爾帖木兒既而政權不一事務益繁各復引去而達禮

麻議理之至事且無可為者達禮麻議理之卒也先一夕怯薛官哈刺章者阿兒剌氏阿魯圖孫也復蒙

太祖召見語之曰我以勤勞取天下以傳于汝欲帖

賸賸而愛飲識禮達禮不克肖似廢壞我法汝何不即改圖天命不可保矣爾留吾功臣之後且誠實故汝

汝謹汝明日亟以我言告而主及愛飲識禮達禮汝

不以告吾即麻汝去而不改則吾他處之達禮麻

議理其人應幾議事宜者然知而不言將焉用之吾

其先痛之矣明日哈刺章人見帝具以夢告帝令以

告皇太子比出則達禮麻議理已無疾而卒矣

輒糾錄世皇取江南大軍次黃河苦乏舟楫夜夢一

老叟曰陛下欲渡河當隨我來引至一所指曰此即是已帝遂以物標識之乃覺歷歷可記明日循行河

水淺可渡時帝微夢中語因謂汝能先涉者其人乃行大軍自後從之無一不濟帝欲遷其功對曰富

貴豐惡非所願但得自在足矣遂封為答剌罕與五品印撥三百戶以食之今其子孫尚有存者此事楊元誠太史所云

日昔昨夜夢見劉子章以爲吾且將兵由獨松關入滅改姓吳矣吾此夢頗可怪汝可就南嶺頂爲

隱心草求告上帝已而黃髮長髮新闢而來宋亡後

邵遂令今觀

元史吳澄澄字正甫一夕鄉父老見異氣降其家鄰

里復夢有物輒降其舍落地中旦以告於人而澄

生

劉因傳因字夢吉父述中號初志一部尚書劉清宣

撫吳定辟武邑令以疾辭歸年四十未有子數曰天

果使我無子則已有了必令黃髮因生夕述夢神

人馬載一兒告其家曰養之既覺而生乃名曰彌

字夢顯後兒名及子

罪書錄吳文靖公集在翰林一夕夢兩朱衣引至一

官屏見其人服王者服乃孔子也公跪於庭孔子曰汝集賢爲之公退至殿陛一跌而解公急還走口誦

所言俄而關門甚急處既乃王右軍驛二使以馬翼公主承天殿副臣及諸生具奏王曰上臺上都某欲竊驛驛使署驛路且至都等在延何以處

衆無語公數召夢中語乃進曰殿下王印章額路先遣使守古北口侯使者殺之殺完達軍臨大事決大疑聖人假夢以堅公之志耳